

余光中〈鄉愁〉的故事

一 〈鄉愁〉傳遍四海五湖

1972年1月21日，余光中在台北廈門街家裏，寫了〈鄉愁〉，只用了二十分鐘。二十分鐘的腦力勞動，影響持續了三十多年，遍及四海五湖，感動了億萬個炎黃子孫，近年則引起一些評議。

〈鄉愁〉發表後，最早予以好評的，應是陳鼎環。陳在《台灣時報》1972年3月29、30日發表〈詩的四重奏——從余光中的《鄉愁》談起〉，說它唱的是「自古至今中國人的繁茂幽深、激盪微妙的鄉愁」。陳氏喜愛此詩，並把它譯為古體詩（這使人想起余光中的組詩〈三生石〉1991年秋發表後，小說家高陽即把它譯寫為四首七絕）。〈鄉愁〉在台灣、香港等地傳播。1975年6月，余光中在台北參加「民謠演唱會」，同年楊弦譜曲的《中國現代民歌集》唱片出版，內有〈鄉愁〉等詩。這應是〈鄉愁〉首次被譜曲成歌。

〈鄉愁〉面世近十年後，於1980年代初登上大陸，在內地傳播，而且是熱播。香港作家劉濟昆說他把余光中等台灣詩人的詩集，寄給四川詩人流沙河，流沙河把〈鄉愁〉等詩交給大陸的報刊發表。長沙的詩評家李元洛偶然讀到報紙上登載的〈鄉愁〉，又讀

到余氏的另一首詩〈鄉愁四韻〉，於是撰寫〈海外遊子的戀歌〉一文，賞析此二詩。此文刊於大陸的《名作欣賞》1982年第6期，翌年香港的《當代文藝》轉載。李氏徵引中西詩歌以助說明，指出這兩首詩是「海外遊子深情而美的戀歌」。李文說：「〈鄉愁〉在國內的一些文藝集會上朗誦過。」然則李氏撰文時，這首「戀歌」已傳誦了。

筆者於1984年夏天在北京拜訪錢鍾書先生，錢氏說，他曾在《人民日報》上讀到〈鄉愁〉。當時我忘記了問是何年何月的事。袁可嘉1998年在紐約寫的〈奇異的光中〉一文說，在余氏〈臘梅〉、〈呼喚〉、〈鄉愁〉諸詩中，他最愛〈鄉愁〉，「此詩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後，已是家喻戶曉」。袁文沒有說明何時播出，我相信是距袁文寫作很多年前的事了。《人民日報》刊出，人民電台播出，此詩廣泛被人民目擊耳聞，不必多說。使〈鄉愁〉更家喻戶曉的，應是「春節聯歡晚會」的演出。每年農曆大除夕，中央電視台第一套（台）有數小時的表演藝術節目，聽眾以數億計。〈鄉愁〉上「春晚」，據說在1992年。它也上過端午節、中秋節等「夏晚」、「秋晚」和弦歌悠揚的其他晚會。入樂的〈鄉愁〉，有多個版本。大陸的語文科教材，選入了〈鄉愁〉，更使它深入少兒易感之心。此外，大陸學者、批評家撰文賞析〈鄉愁〉及余氏相同主題的其他詩，篇數之多，難以統計。

二 〈鄉愁〉傳播的政治性

〈鄉愁〉的「愁」，有兩種：①與親人生離死別後的愁懷，此詩首三節所寫的。②離開故鄉祖國後的愁懷，此詩末節所寫的。余光中自己曾把〈鄉愁〉譯為英文，題目定為Nostalgia。Nostalgia在英文中有兩個意義：(a)懷念過去的人、事、物；(b)懷念親人、故鄉。人有懷舊之情，譬如在電氣化火車時代，懷念噴煙的火車；在冷氣機時代，懷念搖著扇子在天井乘涼的日子；在周杰倫風行的年代，懷念周璇的舊歌。這懷舊的意義，包含在nostalgia的(a)之內。余光中的〈鄉愁〉，其意義和nostalgia一詞並不全同。相同之處為：懷念親人、故鄉。不同之處為：〈鄉愁〉沒有「懷念「舊」時事物之意；〈鄉愁〉之「鄉」明顯有家國之思。

〈鄉愁〉在中國大陸唱遍大江南北，余光中另一首詩〈民歌〉所希望做到的——從黃河至長江，從高原到平原，從青海到黃海，魚也聽見，龍也聽見，夢也聽見，醒也聽見——〈鄉愁〉做到了。〈鄉愁〉處處聞的原因很簡單：大陸的政府和民間，都希望台灣早日回歸大陸，完成兩岸統一大業；台灣有人懷念大陸，大陸當政者當然認為應該讓這個心聲在大陸內外廣為傳播，以加強宣傳統一大業的正確性以至迫切性。此外，此詩屬歌謠體，意象鮮明，曉暢易誦，詩意乘著音樂的翅膀，就更容易飛入尋常百姓家了。

〈鄉愁〉之傳播，有其政治性。這政治性在2003年到達高峰。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該年12月訪問美國，在多個場合宣示其兩岸和平統一的主張和政策。8日溫氏在紐約與僑界代表晤談時，解說台灣問題一貫的政策外，還說：「這一灣淺淺的海峽，確實是我們最大的國殤、最深的鄉愁。」〈鄉愁〉已是名詩，余光中已是名詩人，溫家寶這一席話，把詩和詩人的名向上推得更高，一夕間名滿天下。各地華人社會的傳媒都報導溫氏引詩的事。這裏只說台灣幾份報紙對此事此詩此詩人的評述。

9日《聯合報》的「A3焦點」版作頭條處理，通欄的大標題是：〈溫家寶先硬後軟：台灣是最深的鄉愁〉。頭條的內文包括這樣的句子：「溫家寶並以中共領導人少見的感性口吻，引用余光中的詩〈鄉愁〉……溫家寶這番軟性言語，讓不少在場僑界人士為之動容。」頭條之外，還關欄附一短文〈余光中的鄉愁〉，內文為此詩全文，以及相關的評介：溫的「感性談話，讓各界人士強烈感受到他的『溫氏柔情』。」又說余是「風靡海峽兩岸的詩人」，其〈鄉愁〉等詩，「在大陸廣受歡迎」。

同日《中國時報》「A3焦點新聞」版頭條報導溫家寶談話內容，頭條的小標題有「向僑界喊話『淺淺的海峽是最深的鄉愁』」字句，內文說溫氏引此詩句，是溫的「感性喊話」。同版還有余光中的訪問記，其大標題為〈余光中：鄉愁是對大陸的懷念〉。記者

指出：「余光中昨日(8日)甫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返台，他說並不知道溫家寶的談話內容與場合」。余大略聽了溫的談話內容後，向記者說他的感想，包括：從〈讓春天從高雄出發〉在政壇高唱多時，到這次的〈鄉愁〉，「我的詩給政治人物用，也很多次了」。訪問記還介紹了〈鄉愁〉的背景、涵義，以及流傳的情況。

「詩給政治人物用」，這話可圈可點。9日的《聯合報》和《中國時報》，在報導溫家寶談話的版面，都有另外的報導，引述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的話。他說：「我們(台灣)的人民不能接受以犧牲國際人格，接受武力威脅來祭他們的鄉愁」。同日《聯合晚報》第二版有「鄉愁」的後續報導。它引述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黃志芳的話，他說「中共這麼多飛彈」對著台灣，「這一灣海峽是最大的陰影與最大的壓力」；民進黨副秘書長李應元則說：「承載著496顆飛彈的鄉愁太沉重，也太冰冷了點」；前總統李登輝「被問到溫家寶的說法時」，對「鄉愁」二字似乎不了解，問道：「啥米鄉愁，啥米意思，啥人講的」(鄉愁是什麼意思，誰講的)。《中時晚報》只引述二李的話，內容差不多。

由上述林、黃、李三人的話看來，溫家寶所說的「鄉愁」，並不「感性」、「軟性」、「柔情」，而是「沉重」、「冰冷」的。12月9日《自由時報》「自由廣場」版有評議「鄉愁」的九篇詩文，10日同報

同版另外有八篇詩文，同日《台灣日報》第二、三版有三篇文章，其作者感覺到的，也絕不是「軟性」的「柔情」。

眾多對「鄉愁」的評議，可歸納為幾種意見。第一種是質詢溫家寶：他「生長在中國」，「他不是台灣人」，何來對台灣的鄉愁？進而批評溫氏，說他「太過矯情」。再進一步，評議者認為「中國領導人」即使對自己的家鄉，也無「鄉愁」可言，有的只是「權愁」，而現在他們希望「把權力伸到台灣」，他們對台灣的「鄉愁」實際上是權愁。可附屬在這裏、與「鄉愁」有關的一種意見是：「台灣海峽最狹窄處僅有120公里，的確是一灣淺淺的海峽，但它對台灣人民的意義，既不是國殤，也不是鄉愁，而是有著國防意義的『護國河』！感謝上帝，讓我們與中國這個惡鄰還間隔著台灣海峽。」而「國殤」是什麼呢？有一個作者說：「三面紅旗、大躍進、人民公社、文革……才是國殤。」

第二種意見是「一如余光中，台灣部分外省族群，心中懷著對中國思念的鄉愁，多數台灣人民絕對可以理解。」

第三種意見是，台灣人對中國的鄉愁已經沒有了：「虎狼之心如暴秦，併滅台灣未曾停。只有國恨年年深，鄉愁早已化煙雲。」

第四種意見是：台灣人對台灣的鄉愁，「是一度被國民黨限制回台的黑名單（上的人士），只能在他鄉唱〈黃昏的故鄉〉、〈望春風〉等。」

第五種意見是：台灣人有鄉愁嗎？「答案是沒有。我只有深耕台灣的心：鄉愁是祖先遙遠的思念，不是我的」，「七家灣溪的水域才是家」。

上述種種意見，全面顛覆了溫家寶的說法，徹底解構了他說的「鄉愁」。除上述之外，還有文章要解構〈鄉愁〉及其作者余光中。曾貴海在題為〈拒讓海峽成為台灣人的國殤與鄉愁〉（該文文末附作者簡介，謂曾是台灣南社社長、台灣筆會會長）的文章中，有下面的內容：

①「當溫家寶在美國高唱『一灣淺淺的海峽，是我們最大的國殤，是我最深的鄉愁』時，隔著廣大的太平洋，台灣卻有一位享有盛名，被台灣山河大地的米糧和納稅錢供養了一輩子的詩人余光中，掩不住心中的歡喜，說那是他被援用的詩，儼然以中國的桂冠詩人自居，令人有不知我國是何國，不知台灣是何物的悲涼哀戚！」

②「溫家寶和余光中當然不能了解台灣人內心深處生命之火的希望，更不能代表台灣人的心聲。余光中想用詩來完成他的名份賦予他宿命中的使命——光大中國。這是他在戲弄青春期的大學生，歌頌蔣家王朝，嘲弄李登輝，享受名聲與權利之後的至高使命，看他高傲的獨行在中山大學海灘，吟唱著鄉愁與國殤時，志得意揚的表示這是從兒時記憶發展出來的感人內容。」

③「相對余光中的隔海對唱及中國情懷，我想竄改余詩來表達台灣人的心聲：一灣淺淺的海峽/是無根浮萍的鄉愁/是我們夢魘的國殤。」

曾氏不認同中國大陸和溫家寶。他說余光中因其詩被引用而「掩不住心中歡喜」、而「志得意揚」，其貶抑余光中之意更為明顯。曾氏可能不知道〈鄉愁〉的寫作年份，可能知道而有意誤導讀者，使人以為〈鄉愁〉是余氏新近的作品，再因此而使人以為〈鄉愁〉是一首政治詩甚或政治表態詩，這一點卻不能不加以澄清。

曾氏說余光中與溫家寶「隔海對唱」，說余「高傲的獨行在中山大學海灘，吟唱著鄉愁與國殤」。這些說法極可能導致讀者誤以為〈鄉愁〉是余氏新近所寫的。事實並非如此。余光中1972年寫作、發表〈鄉愁〉，十三年後即1985年，才到高雄中山大學任教。至於說余氏「高傲的獨行在中山大學海灘，吟唱著」他的舊作〈鄉愁〉，只是想當然耳。

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由1966至1976持續了十年。余光中寫了多首詩明批或暗諷這場「革命」，他絕不認同當時的政治。1972年所寫〈鄉愁〉有「我在這頭/大陸在那頭」之句，這除了鄉土之愁外，還有家國之思。這家國之思是對國家民族、歷史文化的懷念，與政治無關。〈鄉愁〉不是一首政治詩，更不是政治表態詩。曾氏這篇〈拒讓〉卻從政治角度去解讀——事實上是誤

讀——〈鄉愁〉，讓它為曾氏的政治需要所用。(曾文中另外的一些說法必須釐清。第一段有「被台灣山河大地的米糧和納稅錢所供養了一輩子的詩人余光中」等語。這裏要指出：(一)余光中繳稅，他也是納稅人。(二)余吃台灣的米糧，而他感恩，他咏台灣水果，感念「泥土的恩情」(見〈蓮霧〉一詩)；他寫成〈墾丁十九首〉，以「歌頌這半島的壯麗與天地的慈恩」。(三)「一輩子」的算法不確。余二十二歲才從大陸遷抵台灣居住，而之後余曾在美國先後居住五年，在香港十年。此外，第二段「歌頌蔣家王朝」一語弊在誇張。余氏數十年詩作共約千首，其中只有〈送別〉一詩與蔣家有關，那是悼念蔣經國的，寫於1988年1月下旬，在高雄的集會上朗誦，詩中把他視為人民的朋友。

三 余光中成為「鄉愁詩人」

2003年9月中旬，余光中在福建參加一系列活動，包括回家鄉永春。《台港文學選刊》事前為他編輯的特輯，在9月號推出。這期的封面，引〈鄉愁〉不用說，還以〈鄉愁的滋味〉為副標題。10月21日，他在江蘇省常州市(余母和余太太都是常州人)度過75歲生日，翌日《北京青年報》報導此事，大字標題是〈余光中誦詩解鄉愁〉。記者寫道：20日下午，余與劇作家「蘇叔陽進行了中